

长沙
古本

伤寒杂病论

〔东汉〕张仲景 著

〔民国〕刘世祯 刘瑞澍 手抄

朱俊 点校

學苑出版社

长沙
古本

伤寒杂病论

〔东汉〕张仲景著

〔民国〕刘世祯 刘瑞澍 手抄

朱俊点校



學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长沙古本伤寒杂病论/(东汉)张仲景著;(民国)刘世祯,刘瑞
灏手抄;朱俊点校. —北京:学苑出版社,2014.10

ISBN 978-7-5077-4623-5

I. ①长… II. ①张… ②刘… ③刘… ④朱… III. ①《伤寒杂病
论》 IV. ①R222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30159号

责任编辑:陈辉 付国英

出版发行:学苑出版社

社址: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

邮政编码:100079

网 址:www.book001.com

电子信箱:xueyuanpress@163.com

销售电话:010-67675512、67678944、67601101(邮购)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印 刷 厂:北京市广内印刷厂

开本尺寸:890×1240 1/32

印 张:6.5

字 数:134千字

版 次:2015年1月北京第1版

印 次:2015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定 价:26.00元

“我们认为，研读‘古本伤寒’，贵在从实践上去研究验证，勿再为难以确考落实的真伪问题，各持异议，而作不必要的纷争。医籍不论出于何时何地，出于何人之手，果能‘说理真实，运用有效’，即不可忽视其科学价值和实际作用。”

——魏雪舫（《古本伤寒研究论文集》）



前 言

此次整理长沙古本《伤寒杂病论》，目的只有一个，给同道传扬仲圣学问提供一个可以参考的版本。

历来中医界常以宋林亿刻本《伤寒论》为标准的通行本，但是自20世纪30年代始，中医界关于《伤寒论》一直有四大古本之说：一是湖南刘崑湘于民国初年在江西得古本《伤寒杂病论》，1932年石印公于世，世称长沙古本或湘古本；二是四川刘熔于涪陵得传为“王叔和所述，孙思邈所校”之《伤寒杂病论》，1935年石印公于世，世称四川古本或涪陵古本；三是黄竹斋先生于1934年抄得桂林名医罗哲初珍藏其师左盛德1894年所授白云阁藏本《伤寒杂病论》，1939年校刊公世，世称白云阁本；四是日本大冢敬节于1937年印行之康平本《伤寒论》，世称康平本。

关于长沙古本，据说此书是湖南浏阳刘世祯（崑湘）得自于江西张姓老人（张隐君）处。刘世祯自序中说明他在民国初年得到此书的经过，云：“先母之丧，以求葬地，漫游江西，于山谷中遇一人曰张老，皓髯而丹颜，悠然类有道者，即与倾谈，遂及医术。质以平生疑滞，应口疏通，余大骇服。张老亦深喜余精审善问，且曰：‘吾乐山林，不

与人接久矣。家有古本《伤寒杂病论》，与世所传异，长沙旧文也。目前无可授者，今以授君，与君邂逅，亦前缘也。’余谨受而读之，乃知今本讹脱错乱，注者纷纷数十家，而其理愈晦，亦何怪其然哉？”后与宗族之友刘瑞澍（仲迈）共读此书十余年。1932年，刘瑞澍将该传本校刊石印公世，又称“长沙石印本”。1933年，周岐隐^①据此书撰《伤寒汲古》，书中比较长沙古本与通行本——宋本《伤寒论》的差异。自甲子年（1924年）起，刘世桢尝试为书作注，惟力有未逮，嘱刘仲迈继之，至甲戌年（1934年）方演绎成《伤寒杂病论义疏》一书，凡16卷，书中载有《湘古本》原文。

关于四大古本真伪，中医界一直争论颇多，众说纷纭，而关于长沙古本真伪的争论尤其多，质其伪者考据功夫做得很足，我在此仅择其一显见者：长沙古本无《金匱》条文，仅将可汗不可汗、可下不可下各篇凑合成16卷，难以称其为仲圣真本。信其真者历来也不在少数，其中不乏名家高手，理由似乎也很充分，在此我只提及周岐隐先生的说法，周氏认为：“伤寒原本，在叔和时已经散佚，林校亿本，非仲景之原书，人莫不知之。宋元以还，注疏伤寒者，不下百数十家，或仍叔和林亿之旧，或以平脉伤寒例为叔和所补非仲景原文，或以《伤寒》《金匱》为一书，自林

^① 周岐隐（1897—1968），原名周利川，字薇泉，号岐隐，浙江鄞县（今宁波）人。家世业医，工诗善书，博学多通，勤于著述，精研仲景之学，多有建树，尤对古本伤寒用力颇深。岐隐先生毕生致力于仲景之学，问世有《伤寒六经分经表》、《伤寒汲古》等，其晚年尤用力于《伤寒杂病论》，其成果不幸散佚于“文革”之中。郑逸梅《艺林散叶》云：“周岐隐邃于医理，常为病家惜费，不浪用珍贵药物，药铺中人嗤之为草药郎中。”



亿校刊遂分为二，于是或割裂经文，以方类病，或逞其私智，颠倒窜易，扣槃扞烛，众难塞胸，而伤寒真义，日趋支离灭裂。……今得古本，千载疑团，一朝大白，瓦釜雷鸣，都成废话，岂不大快人心。且仲景撰用《内》《难》，向无全书可证，今按各卷佚文，与《内经》往往若合符节。而奇经八脉之治，五脏脏结之分，又与《难经》互相阐发，不有古本，何由窥其全豹乎，此可珍者一也。温暑燥湿霍乱各篇，义精而法纯，辞约而意赅，凡通行本之佚文，皆有仲景之心法，通杂病之治，即以穷伤寒之变，其可珍者二也。通行本于大青龙汤一则曰治伤寒脉浮缓，再则曰治中风脉浮紧，致注家望文生义，自作聪明，谓大青龙汤治伤寒见风脉、中风见寒脉，今得古本，而通行本之伪误，不攻自破，注家之牵强附会，亦不及识家一笑矣，此可珍者三也。”并说：“余治伤寒二十余年，曾著有《伤寒心解》十卷，并制有《伤寒图表》，自谓颇有一得之愚，今得古本伤寒，不禁嗒焉自失，因叹前乎此者，皆望道而未之见也。”^①至于我辈如何看待这些流传的古本，我觉得张山雷先生的意见值得参考：“谓古今病理原无二致，读者但据阅历经验，而折衷于治疗之实在，则所得参考资料必有可观。”^②

此次整理是以民国21年（1932年）刻本为底本，几乎是原文照录，仅就少数地方做了改动，比如“右”字改为“上”字、“慄”改为“栗”、“濇”改为“涩”、“蹠”改为“蜚”、“虻”改为“蛔”、“内诸药”改为“纳诸药”，等等，

① 见《伤寒汲古》周歧隐自序。

② 见《伤寒汲古》张山雷序。



这些都遵循现今的惯例，不再赘述。至于原文的句读标点，各家有不同见解，此次整理参考了一些流行版本，但是仍然会有很多问题，静待高明。书后添加了《中医古籍处方剂量换算》和《汤方索引（笔画排序）》两个附录。

最后感谢学苑出版社的陈辉先生，没有他的大力支持，不可能出版如此充满争议的古籍，感谢袁大威先生为此书所做的艰苦细致的复核校对工作，也感谢我家人的理解和宽容，使我可以在某一期间利用全部业余时间来做这件有意义的事情。

朱 俊 于鸿兹
2014年6月18日



古本伤寒杂病论序一

曾闻故族兄月秋言：伤寒论，济世之书也，宜读之。余以志不在医，虽留意，未之钻研。辛未春，匪既平，流亡将复，而雨暘失序，寒燠不时，惧荒乱之后，疾疫之贼吾民也。感求预防之策，得古本《伤寒杂病论》，盖刘崑湘先生之所藏也。先生得之异人，授于刘仲迈君，秘之枕中久矣。乃请于仲迈出之，则全书十六卷，加于常本三之二。展而读之，亦得其解，如聘医顾问焉，然后叹为古今寿世奇书。转惜其出之之晚，且征故族兄月秋之言为足取耳。军政余暇，辄写数页，积久既竣，将付印，乃为之言，曰：《伤寒论》之为经，历二千年，注者甚众，从无所谓古本者，突出而余信之，非偶然也。其文古而隽，其义精而约，其法周而密，其用药立方纯一而不杂，信非后人所能增减矣。且孔门心法，今有传人；道家秘录，今得正解。天将启万古之密钥，以仁寿斯民也。是书之出，不亦宜乎。

民国二十一年壬申春月醴陵 何键 芸樵 序



古本伤寒杂病论序二

古本《伤寒杂病论》者，盖今之璧经。而长沙之旧文也，同邑宗人崑湘先生，初受书于隐君子张老，以转授余，其后十余年。一日，崑湘示张老寄余书云：且来，约以时相见。因偕崑湘如期造谒，遂得受教于逆旅中。自是数年，时往来于洞庭湘水之间，请益析疑，章疏句栉，寻波讨源，结塞尽解。一日，忽将别去，涕泣请留，不得。殷勤付嘱，命詮次师传。汇崑湘昔所尊闻者，成义疏以演论旨，曰：此真长沙旧文也。道之将废，尘封至今。人能宏道，非道宏人。复为赠言之歌，曰：千岁以胥，我传子疏；圣作明述，吾友吾徒，遂不复见，呜呼，其垂顾之大士乎，其长沙之后身乎，斯道不亡，亦云幸矣。崑湘年已垂老，每督以成书以传强学。余惧夫勤焉而力不至，且欲待。既竭吾才，乃诵所闻以公诸世。今者醴陵何公，有意乎斯道之传，发愿创长沙国医学院，以成中兴绝学之业。复以政暇，手写论文，印行流布。嘱为导言释论例，以供海内明达研讨之助。余惟古圣立言，例随文见。论文十六卷，首脉法，以示诊要；次序例，明运气方宜，立伤寒传经正治之法；次则暑湿燥热温痉霍乱，各有专篇；次乃演六经本病坏病，



以究病变，喻活法一贯之旨；终之以可与不可用，示医律。其书统百病之纲，详奇经之治。以平脉辨证，见病知源为宗。通其旨者，无不可举一法以概诸凡，散万殊而约于一，成国医诊断之学，以诏万世。尤以脉学最为详审，发轩歧不传之奥。将欲稍释论例，以畅厥旨，非万言不足约其纲要。以汗青之速也，爰为略述缘起，以纪壁经授受之由。世或以法言之象论语，太玄之拟周易为类。盍究夫医之为道，真理实效，即事可验，岂同谈天雕龙坚白异同之说，可以意骋其辞哉。真伪之辨，好学深思之士，当自得之。

太岁在玄默涿滩孟陬之月浏阳

刘瑞澍仲迈

序于天潜阁

古本伤寒杂病论序三

余自少体弱多病，为父母所偏怜。读书从其意所好，不设程限。性喜泛览，不义疲困自休。既弱冠，得岐黄扁张之书，尤笃好之。每苦其奇奥难通解，于人有诵及四圣之言者，无不就而问之也；于书有涉及四圣之言者，无不求而观也。先母之丧，以求葬地，漫游江西，于山谷中遇一人曰张老，皓髯而丹颜，悠然类有道者，即与倾谈，遂及医术。质以平生疑滞，应口疏通，余大骇服，张老亦深喜余精审善问，且曰：“吾乐山林，不与人接久矣。家有古本《伤寒杂病论》，与世所传异，长沙旧文也。目前无可授者，今以授君，与君邂逅，亦前缘也。”余谨受而读之，乃知今本讹脱错乱，注者纷纷数十家，而其理愈晦，亦何怪其然哉？余得此书，钻研益勤。其于病也，犹执规矩，以御方圆，不眩于心矣，而未尝辄以示人，人亦囿于所习，自不省也。惟吾友刘君仲迈，一见而叹为千古奇书。仲迈才高而学博，独具卓识如此，于是吾两人者，朝读而暮思，欲遂穷其底蕴，往往窒极而遂通，若有鬼神者为之助焉，积十余年所发挥益多。余曾欲整次其语，以为此书之注，而年老不任伏案，乃以嘱仲迈，而仲迈尚未遑也。今省政



府主席何公芸樵、民政厅长曾公伯闻，闵民命之夭扎，医学之不振，注之不以时成，乃先出此书印行焉。且以宋刻林亿校本校之，标明其同异，庶览者一见而知古本之胜也。

浏阳刘世禎崑湘甫 序于六石山房



古本伤寒杂病论序四

余素多病，经中西医治疗逾数年，无一验，且益困。后遇浏阳刘崑湘先生治之，病遂已。凡余亲友间得先生治疗者，靡不如是，余于是信先生益深。

先生平日服膺南阳张氏，而闻其曲畅旁通，似有得于文字之外者，余疑其有异闻久矣。戊辰之夏，相与避暑于庐山时，余病初愈心旷而神怡，先生乃示余古本《伤寒杂病论》，且历述此书所由得。余受而读之，信今之学者未尝闻也，亟思取之付印，先生不可，曰：后世注伤寒论者，莫先于成无忌，吾方取而校之未竟，吾与邑人刘君仲迈于古本皆有诠释，嘱仲迈次第其语为注，亦未成也，且待之。

今年国中多故，湖南为甚，人民流徙，疫疠并作。省政府主席何公芸樵阅焉，谓此书之行不可后待，遂取而印之。此书现出，斯民其有瘳乎。余又思之，张氏守长沙值大疫之流行，拯民命于垂绝，故我人世祀之，以寄其讴思人之思之也，深则神之依之也久。所著之书历二千年讹缺，盖亦数百年，而仅存真本卒归于此邦之人，又遇何公恤民之心与古贤守契，合而民遇疾疫，此书因得以广其传写，



类神者为之，非偶然也。然则，读此书者，何异亲炙医圣于一曾，端拜而请益也，不亦幸乎。

长沙 曹伯闻序



原 序

论曰：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，望齐侯之色，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。怪当今居世之士，曾不留神医药，精究方术，上以疗君亲之疾，下以救贫贱之厄，中以保身长全，以养其生，但竞逐荣势，企踵权豪，孜孜汲汲，惟名利是务，崇饰其末，忽弃其本，华其外而悴其内。皮之不存，毛将安附焉？卒然遭邪风之气，婴非常之疾，患及祸至，而方震栗，降志屈节，钦望巫祝，告穷归天，束手受败，赍百年之寿命，持至贵之重器，委付凡医，恣其所措，咄嗟呜呼！厥身已毙，神明消灭，变为异物，幽潜重泉，徒为啼泣。痛夫！举世昏迷，莫能觉悟，不惜其命，若是轻生，彼何荣势之足云哉！而进不能爱人知人，退不能爱身知己，遇灾值祸，身居厄地，蒙蒙昧昧，蠢若游魂。哀乎！趋势之士，驰竞浮华，不固根本，忘躯徇物，危若冰谷，至于是也。

余宗族素多，向余二百，建安纪元以来，犹未十稔，其死亡者，三分有二，伤寒十居其七。感往昔之沦丧，伤横夭之莫救，乃勤求古训，博采众方，撰用《素问》、《九卷》、《八十一难》、《阴阳大论》、《胎胪药录》，并《平脉



辨证》，为《伤寒杂病论》合十六卷，虽未能尽愈诸病，庶可以见病知源，若能寻余所集，思过半矣。

夫天布五行，以运万类，人禀五常，以有五脏，经络府俞，阴阳会通，玄冥幽微，变化难极，自非才高识妙，岂能探其理致哉！上古有神农、黄帝、岐伯、伯高、雷公、少俞、少师、仲文，中世有长桑、扁鹊，汉有公乘阳庆及仓公，下此以往，未之闻也。

观今之医，不念思求经旨，以演其所知，各承家技，终始顺旧，省疾问病，务在口给。相对须臾，便处汤药，按寸不及尺，握手不及足，人迎趺阳，三部不参，动数发息，不满五十，短期未知决诊，九候曾无仿佛，明堂阙庭，尽不见察，所谓窥管而已。夫欲视死别生，实为难矣。

孔子云：生而知之者上，学则亚之，多闻博识，知之次也。余宿尚方术，请事斯语。

汉长沙太守 南阳 张 机